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

第三十三回 重來賜第藏行跡 再敘前緣話夙因

調倚《虞美人》詞曰：天涯飄泊人情異，重到繁華地。當時氣概欲凌雲，脫去兜鍪甲冑尚何云。偶思隔世何其丑，萍遇鸞交友。淺斟細語憶前因，惟爾身經其事好規人。

話說素蘭慢啟朱唇，道：「光景不大好，連年荒欠，租子並無顆粒，反覆給發口糧賑濟近莊佃戶居民。上半年鄒桂娃、呂良珍兩對夫婦移家來京居住，到婢子這邊，據他們說，舊日積存糧食已用去大半，庫藏亦俱動用了。莊子上男女個個淫亂不堪。桃紅已得了弱症，裘素蟾脫陰身死，梅影整個月不宜召粉侯相見，莊務全然不管。外邊還虧蘆葉、柳枝和這些長史、令史們把持，內裡虧了白於玉等四五對夫妻料理，不然還不曉得怎樣哩。」瑤華道：「這些事王爺可曉得麼？」素蘭道：「王爺只知是公主，那裡還有疑心。自續娶了趙妃娘娘，恣情快樂。因近來年歲荒欠，無租可收，也懶得到莊上。聽說張其德、周青黛兩個十分焦慮，時時勸諫梅影約束大眾，到有一片忠心。」彼此嗟歎一回。瑤華道：「我已浮沉世外，那裡還去顧戀這許多，只好由他們了。你們兩個還在此間住麼？」素蘭道：「初到京時也曾暫住，自他推升後，有這此寅僚往來，在侯府出入似覺不便，故又另置了一所房屋居住。」瑤華道：「如此，你另自有家，也不免要主持家務，我在此已安然樂逸，自有職事人伺候，你只管回去。」素蘭含淚道：「自與公主相離，已將第六個年頭了，皆因公主欲證大道，心上有許多言語不能出口。然思念之苦，時刻在心，好容易得以依傍些時，所以昨日已先搬來了。」瑤華亦垂淚道：「難得你這片美意。」遂名散去。但瑤華淫心甚熾，且不肯聽人勸諫，素蘭也略知大概，也不便絮舌。這日長史趙宜夫婦也來京了，荷香帶領來見，還只認做梅影。瑤華問道：「好好在莊管事，怎麼來了？」這兩夫婦道：「莊上亂得不成樣子，公主全然不管，有什麼話回上去，只有答應，並不剖斷。前幾個月林綠環、潘桂兒的丈夫在外邊引誘這些村莊上不堪的婦女，藏在莊內奸宿，被本家知道，上門來索人，還不肯發回。一村人不服，幾乎逼反。周皇親家的兩位小姐，帶了兩個男扮女妝的人，來到莊上，整半年的耽擱。內中一個死在裡邊，將屍首從花園水門裡放出，可憐這家是個獨子，父母氣苦得了不得，直告到部裡，必要拘人償命。幸而兩家的聲勢好，部中代為彌縫，費了整萬兩兩銀子才得完結。現在流賊橫行，已來莊上搶劫過兩次，皆賴蘆葉們殺退，然傷的人，也不少。我夫婦兩個受驚不起，擔不住這樣的干係，只得辭了長史之職，回到京中，將就過個平安日子。」說罷辭回。瑤華心上按捺不住，遂寫信與梅影道：

爾我兩人，體雖各授，貌則相同。故吾師特為造就，以冀代我虛名，成我大道。臨行諄囑之言，言猶在耳。我已游至都中，疊聞莊上情事甚異昔時，且知遇事顛預，了無分割，甚而所為乖謬，迥出尋常。猶憶同在閨幃，舉動皆稱得體，何未經數載，輒易初心。吾師聲容雖渺於目前，而神氣當躡乎人後。雙丸鋒利，獨爾未知耶？應速改前非，亟為洗滌庶口，莊園尚不致化為烏有。俟罪消功滿，當有以合我影形。毋怠毋忽，餘不盡。

下首寫坤德侯手泐。寫畢封固，即交荷香，遣人齎去。是晚，瑤華覺右臂沉涵針浮動，不敢逗留，擇日啟行，一面令荷香於庫藏內撥出一百萬兩號票，分做十張，對半裁發。收拾行裝，即便啟行。荷香、素蘭俱送出一站，瑤華即對道回。

前進一路，探聽流賊都在陝西，故得坦然而行。由保定、真定、潞安至山西太原府，探聽所設典鋪，左近賃房住下，將號票檢出二十萬兩，令典中赴京師運來收貯。瑤華見山西風俗諳樸，欲於此遊玩，令阿巧去喚寓主人內眷來一問。忽聞裡邊有人喚鳳姑名字。瑤華聽見，甚為熟悉，一時竟想不起來，好生納悶。不一會，阿巧同一個中年婦人走來，瑤華接入，坐定，茶畢，問了些閒話，看他身上襤褸，不像富足的，而面容其為清秀。那婦人聽見阿巧們在裡面說話，便問道：「尊使們都是江南人麼？」瑤華道：「正是，娘子那裡曉得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母家也是江南，因先君作官在此，身後不能還鄉，遂爾流落，就與此間人婚配。」瑤華道：「令先君尊姓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姓許。」瑤華忽然省悟，無礙子曾經說起，為前生去取許宰官女兒鳳姑的元紅，致被飛劍梟首，因而得轉世投胎，不覺大喜。自念：我與此人乃兩世之交，實出稀異，不可不為指出。遂與漸次親密，並令阿新早些備辦晚膳：「我與這娘子講講閒話消遣。」那婦人那知就裡，再四辭謝，瑤華只是不允，那婦人也只得強留。瑤華令將酒餚設在房間對飲，那婦人見瑤華如此親密，不解其故。少頃坐下，慇懃敬奉，彼此問些行蹤，瑤華略顯其由，那婦人已不安。瑤華道：「你不要如此，我同你已是兩世相交，你還不知道哩。」那婦人呆著不敢答應。瑤華道：「你可要知詳細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公主所說實在不懂，要請明示。」瑤華移椅切近，對鳳姑道：「你同你令尊到任時，可曾在一尼庵裡作過寓麼？」鳳姑道：「有的，才過亳州哩。」瑤華道：「你那晚有個東西，趁你睡覺時，來與你交合麼？」鳳姑遂把那晚情事說個詳細。瑤華道：「你曉是那狐狸是誰？」鳳姑道：「狐狸已被那師父殺死，我親眼看見，那裡還有在世？」瑤華笑道：「怎麼不在世，我就是了。」鳳姑詫異，瑤華又把續後皈依，並投胎一切情事也說個詳細。兩人不覺越加親熱。瑤華復問其所嫁之人，可有家業，不致凍餓麼？」鳳姑聽了，不覺兩淚交流，訴說男人不長進，惟事嫖賭，並不顧家。田園一些也沒有，只靠這幾間房子可以作寓，趁著錢來度日。有一餐沒一餐，也不知吃了多少的苦楚。瑤華道：「你也是宦家之後，不知你令先尊在官時，怎麼不積德，以致累你受此艱辛。」說罷，兩個人都都不止。瑤華遂令阿新於囊中檢出五百銀子的對半號票來，贈與鳳姑道：「這張銀票是五百兩銀子，你拿這宗銀子，仍放在我典內，生些利息，以便男人不顧你時，自為支用。也見我與你兩世相交的意思。」鳳姑千恩萬謝的了不得。瑤華又囑咐鳳姑道：「你以後不要顯我的名姓，只把這件事說與人聽，勸人不要作孽，省得再世裡償人孽債。」鳳姑連說遵命，遂歡歡喜喜的收了銀票回去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鳳姑又來相伴陪話，並說：「這裡五台山很有景致，何不去遊玩遊玩？」瑤華正在相商，只見楊靜夫進來，道：「方才看見有報馬三四匹，背了插羽公文，飛報巡撫衙門去了。諒必有流賊犯境的事。這是省城，恐怕被圍，不宜久居，明日須起程才好。」瑤華被這一句，把遊玩的心腸冷了，遂定明日啟行。鳳姑知道，也不敢強留，忙去備了些路菜送來，瑤華只得收下。明晨一早上路，遂與鳳姑分別。話休絮煩。

離了太原，四下探聽，卻無流賊擄掠，乃是黃河發大水，路上傳說水頭有幾丈高。恐怕遇水，連夜趕到汾洲。來到府城，水已往下大流，衝壞居民房屋不計其數，黃河內死屍隨波而下者，亦不計其數。阿新忙指西南角山崗上道：「那邊有個廟宇，可以暫避，須得趕緊才好。」大家策著牲口緊趕，而水已沒到踏鐙了，幸而趕到，上得崗來，人那廟裡一看，乃是個僧寺，然別無他處可去，只得令楊靜夫去與和尚說知，途中遇水，要在此間暫住，且多女娘們，要多撥出幾間空房才好。和尚道：「房屋就這幾進，那有閒空，只好將就住下，水退也就快的。」靜夫四下找尋，實無空間之所，只得就在山門口四金剛殿的腳下暫居。靜夫見米糧俱無，遂向和尚處轉買了些米，阿巧持向廚房煮飯，搬到金剛腳下，取出鳳姑所送路菜來過飯。大家飽餐一頓，又餵了牲口，也無處打鋪，只好靜坐瞌睡而已。

就這六個之中，到底要算瑤華神氣明淨，雖然也合著眼打坐，心地甚是了了。初聞水聲澎湃，繼而又聞風聲四吼，與那水勢搏擊，漸又大雨傾盆。到得半夜，又聽得豁喇一聲，像是倒了堤岸，復有人聲號救。這半夜之中，竟是天翻地覆，鬼哭神號，好不慘。心中十分不忍，意欲將所帶之銀，盡出賑濟，以救一方生靈。正在打算，忽聞有腳步聲，不一會，眼前又是一亮，覺得有異，遂睜眼來一看，其時雨漸小了，黑夜之中，偏有水不照耀，倒還看的明白。見阿巧坐在近身，桑二在右側，三姐略遠，靜夫直坐北牆之下，不見阿新在何處。遂喚桑二道：「阿新坐在那邊？」三姐答應道：「他方才蹲在柵欄門檻上的。」瑤華道：「並沒有在那裡，我方才還聽得有腳步聲，這裡恐怕有些緣故。」令桑二推算。桑二道：「已算了，離此不遠，似有凶殺之心。」瑤華道：「這東西究竟不馴。」遂於行囊中取出觀音藤鞭。原來此鞭，暗令江允長久已置買，默誦縛怪真言。頃刻之間，阿新來了，睜著兩個紅眼睛，默默不語。瑤華道：「你往何處去？」阿新忿忿的道：「叵耐寺僧無禮，意欲來圖奸，故攝去山中。」瑤華道：「攝去

山中，曾否傷其身命？」阿新道：「此等不過法戒之僧污穢佛門，若非公主誦咒來縛我，將食其肉，以泄此恨。」瑤華道：「奸騙之罪，不至於死。我師父教你來護衛我積行累功，何反欲戕害人命？」欲將藤鞭撲打，阿新伏地求饒，桑二們亦各乞免。瑤華道：「既是你們大眾求饒，姑免此次，但居心兇惡，亦須做一件善事，才抵得過。方才我聽見堤岸崩塌，趁此天還未明，你速施些法力，將堤岸壅土堵住，免再泛濫，方才贖此過失。」阿新連連答應。瑤華即促其速行。阿新立起身來，飛騰而去。瑤華又同桑二們計議賑濟之事，桑二道：「此事我們只能出錢，沒有人手來辦理，仍須委之地方官吏，方能濟事。」瑤華道：「這也易為，我拚著露些圭角，活此數萬生靈，只要與我功行有益，也顧不得那些。」正說著，阿新回來雲：「已壅築堅固了。」天色漸明，阿巧仍往廚房備辦湯水，三姐和靜夫幫著接遞。瑤華立出廟門，四圍一望，惟有白浪滔天，顯出半個汾州城池在波浪中，水面浮屍互相碰撞，不忍入目。遂進廟來，問阿新道：「這水何時可退？」阿新道：「那邊有一條引河，今因堤口堵御，水不能宣泄，所以遲緩。」那靜夫來回道：「這裡和尚實在可惡，我見他們米倉尚滿，堅不肯轉賣我們，如今又無處可買，將若之何？」瑤華道：「彼不肯轉買，亦有道理，恐水不退，無以接濟。我們倒不必去強人所難。我見有個馱子上，牲口不能行走，可將牲口宰翻，也夠我們飽了。」

靜夫應諾，遂同三姐、阿新、阿巧俱在柵欄外，牽出那條牲口宰殺，就於廟前水內洗剝盡了，運到廚下煮熟。和尚們又不容燒他們柴火，阿新大怒，搶入柴房，盡數搬燒。有那強橫的僧人，都來攔阻，被阿新、三姐、阿巧三個，打得東歪西倒。眾僧不依，七八個齊上，又打得一個個頭破血淋，都到山門口來，告訴瑤華。瑤華道：「你不容他們燒柴，叫我們那裡去砍？俟水退之後，我自償還你們便了。」眾僧道：「倘水不退，豈不累我們也要餓死？」瑤華道：「水退也不過兩三日之事，何用過慮？」眾僧見只有瑤華、桑二兩個，就有欺侮之意，漸漸的囉囉起來。瑤華也有怒意，正要發作，忽見三姐從裡邊走出來，指著這些和尚道：「你這班賊禿，怪不道不容我們搬柴，原來柴房後邊挖了地窰，藏著好幾個女人，在內淫樂，還像個出家人麼！」這些和尚聽見這一聲，各各驚慌，回身往殿內就走。瑤華知覺，忙叫三姐喚這些人出來，好與這廝們廝殺。瑤華早執彈弓在手，三姐亦即飛奔招呼那三個出來，也令執持刀杖。見這些和尚各執器械，發一聲喊，趕殺出來，被瑤華們一彈丸一個都打得發暈倒地。瑤華遂同這些人取出繩索，將這些和尚一個個的都縛了。遂問三姐：「地窰內女人在何處？」三姐指著後邊道：「在柴房後間，我先走，公主隨著我來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們都要攜帶傢伙，恐防還有和尚藏躲著。」大家依言，各執刀劍、彈弓之類，一同奔到柴房後，往下一看，烏洞洞不見什麼。瑤華叫把柴火點著兩三把來，往下一照，竟有四五個女人在內。瑤華叫道：「娘子們，快出來，和尚俱被我們縛，你們休怕。」那窰內眾婦人聽得明白，像是婦人聲音，一個一個的才敢扶出窰來。瑤華一見，都是骨瘦如柴，蓬頭跣足，活像是地獄中之鬼囚。見了瑤華，都趴下叩頭，聲言救命。瑤華吩咐道：「你們的緣法好遇見了我，再無不救你們出去的。且把你們各人怎麼被這些奸僧騙入窰內的情由，說我知道。」內中一個，指著那邊年輕的道：「我們是兩姐妹，來寺裡燒香，把和尚用藥迷倒，遂拘在窰內。」那下手一個道：「我是為回娘家去，迷了路，把他們騙引在窰內的。」又下手一個道：「我是為父親欠了和尚的銀子，把他威逼准折的。」結末了兒一個道：「我是個寡居，因隨同哥哥任上回籍，適遇流賊之亂，被這些和尚假言相救，誘入窰中，要死過幾回，都被這些女伴救活了，一同在此受罪。」說罷，昂起頭來大哭。瑤華仔細一看，似乎認得，聲言也熟，遂問：「你家哥哥在何處做官，姓甚名誰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哥哥姓楊，名瑞成，是做河南祥符縣典史，為因監獄內逃走了拿住的流賊、爰職回籍，遭此羞辱。」瑤華道：「你莫非是楊貞山麼？」那婦人抬起頭來，把瑤華仔細一認，道：「我是楊貞山，你不是封了經略使、出兵打仗的公主麼？」瑤華道：「可不是麼。」

那婦人膝行，跪倒在瑤華眼前，大哭不止。瑤華也不禁流淚。阿新在旁邊道：「你們都起來，幫著我們，把和尚所住的齋堂、方丈，一概掃除起來，請公主住下了，再為區處。」那四個婦人聽說是公主，一發欽敬，遂把裡裡外外三四進房屋都收拾乾淨。阿巧們早把行李拾掇進來，另排好了，又回瑤華道：「這些賊禿們，有的醒過來了，把這幾個安放在那裡？」瑤華道：「先把這些禿驢們所執器械，一一檢收。俟水退了，帶入城中，發地方官處治。」阿巧們遵了瑤華的令旨，辦明白了，回復瑤華，然後去安排早膳。

瑤華只拉了楊貞山，到方丈陪待，其餘婦人令阿新輩照應。到得方丈，同貞山查點和尚們的東西，打開箱子看時，都是些淫具什物，十分穢褻。又查到一箱，內檢出十來封信，隨手拿一封打開看，那書子上寫道：「我姐妹擔驚受怕，皆爰你知情識趣，前月十五，和你再四約定敘會，我姐妹待至五更，怎麼你竟失約，諒必另有好的，所以把我們兩個撇下。你這樣負心的冤家，懊悔從前與你相與。可將我在父親處所竊告條，速速還我，從此一刀兩段，再休想親近我姐妹了。言盡於此，聲淚俱下。」後邊寫著：「愚妹李英蓮、李瓊蓮同敘衽，真修師兄法座。」瑤華道：「這都是些情書。但他所竊父親的告條，不知是何人的？」貞山道：「大約都藏在一處。」遂在這些信內檢出告條六張，上寫：「闖王李示諭部下將卒人等知悉，爾等擄掠一所，凡見有此告示實貼者，不得一入其門，如違梟首示眾。」瑤華咋舌道：「這個禿驢還了得！」又看其餘，都是不成句語的，也無心逐一檢閱，正遇阿新來，瑤華將李英蓮的情書並將闖王告示說知。阿新道：「這卻有用，公主好生收看，到那緊要之際，可以解我們的厄難。」又見阿巧們已送上膳來，遂令貞山同吃。

吃畢，貞山講些舊時閒話，並告知趙三姑已與王爺續了弦了，李揚清我在汴梁時也會過他兩次。貞山垂淚道：「就是我這個福薄的，際遇如此。」說著又哭，瑤華勸慰了一回方止。又見楊靜夫來道：「宰的牲口，這時候無須用它，不如烘乾了，磨成粉兒做圓兒帶著，做個乾糧可好？」瑤華道：「很好，此去路途正遠，也斷不可少的。」貞山問道：「公主此來。莫非到五台山進香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那有這樣閒情逸興。」貞山道：「這麼，到那裡去？」瑤華道：「要到四川峨嵋山上，尋我師父。」貞山道：「師父不在莊上了麼，何時去的？」瑤華道：「與我同出門的，她先上峨嵋山去了。」貞山道：「我看師父才情雖大，也不是獨自一個跋涉得來的。如何能去？」瑤華笑道：「你不過是個皮相，那曉得我師父的底裡。」貞山道：「莫非還有道行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非你所知。」貞山道：「如今公主要尋他做什麼？」瑤華道：「也為道行起見。」貞山忽然省悟，道：「是了，師父與公主，原不是尋常凡間人物，我那年曾與李揚清私下議論過的。」瑤華道：「也虧你們識得透，我師父實是不凡，我不過承師父十餘年期望，不得不遵其旨。若妄冀仙蹤，也是過分。」說罷，天已昏黑，就與貞山在方丈內同寢。至次晨起身，打聽水勢還大，不能入城。正在納悶，突聞外邊發一聲喊，忙忙喚人查問。只見楊靜夫持了彈弓、鏢槍慌忙來回道：「昨日拴縛的這些賊禿，方才忽有一個少年沙彌偷進廟來，解放他們，取了器械，直殺進來。幸而阿巧、三姐手腳快，便將他們敵住。快請公主出去，收服了他。」瑤華聽說，忙把外衣卸去，拿著彈弓，飛奔出來，已見一個凶僧人，直搶進來，被瑤華劈面一彈，登進跌倒，卻未昏暈，楊靜夫恐其起來復鬥，隨手就是一刀，把頭顱砍做兩半，眼見不能活了。瑤華並不管顧，直出大殿，見阿巧、三姐兩個並力與這些僧人廝殺，瑤華照著一個僧人，也是一彈，應弦而倒。那些僧人見不能取勝，都往外奔竄。這三個緊跟著趕來，一個個都跳水而逃。瑤華令阿巧張著彈弓，見有浮起者，便結果他性命。望了半日才浮了一個起來，瑤華同阿巧各人一彈，都中在光頭上，頃刻腦漿出，屍首隨著風浪漂去了。又等了一回，再沒有一個浮起了，瑤華道：「想是這些禿驢都是會水性的，且把那個打倒的綁縛了，救醒轉來，拷問他便知。」遂復到方丈，叫楊靜夫將滾湯灌醒。